

文化与传媒
书系

DIER MEIJIE SHIDAI DE WENXUE JINGGUAN
80 HOU XIEZUO XIANXIANG YANJIU

石培龙◎著

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景观
——「80后」写作现象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DIER MEIJIE SHIDAI DE WENXUE JINGGUAN
80 HOU XIEZUO XIANXIANG YANJIU

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景观

——「80后」写作现象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景观：“80后”写作现象研究/石培龙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1

ISBN 978 - 7 - 5161 - 7510 - 1

I. ①第… II. ①石…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1800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王 影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4.25

插 页 2

字 数 209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01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第二媒介时代视阈中的
“80后”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1YJC751063）成果

2014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骨干项目——中国
当代文学对外传播研究（项目编号：SKGG14022）成果

前　　言

“新世纪文学”是近年来文学研究的热点话题。“关于新世纪文学的讨论，在相关刊物的推动下（如《文艺争鸣》自2005年始常设‘新世纪文学研究’栏目），也显得越来越持久、深入和学理化。诸多论者从新世纪文学的命名讨论开始，逐步过渡到新世纪文学的美学特征、生产方式，新世纪文学与文学经典的关系，大众媒介对新世纪文学的影响等更专门也更细节的问题上，从而使讨论具有了深度。”^①学者们探讨新世纪文学的新素质，关注未来文学的走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成为热门话题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关于“新世纪文学”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是从宏观层面的分析，属于文学史性质的理论建构，在这类研究中，微观层面即具体文学实践被置于“新世纪文学”大框架下，很难展开系统的论述。在“新世纪文学”话题之外，针对新世纪具体文学实践的研究不仅数量有限，深度也明显不足，“80后”写作就属于此列。

“80后”写作无疑是新世纪最重要的文学现象。面对“80后”文学作品巨大的市场影响力，学者们的研究显得格外沉寂，仅有的一些研究或在新世纪文学框架下论述其市场经济、全球化、互联网背景，或站在单纯的文学立场上，褒其语言天赋和叙事能力，贬其精神境界的低下和生活经验的缺乏，或从理论层面讨论其命名的合理性。“青春文学”、情绪、反抗、逆反、市场和消费等几个关键词就简单地概括了

^① 赵勇：《文学生产与消费活动的转型之旅——新世纪文学十年抽样分析》，《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我们对“80后”写作的认识。当前，理论界还没有深入研究“80后”写作现象产生的原因，更没有从宏观层面认识到“80后”写作现象对传统文学体制的颠覆性影响。

“80后”写作不仅仅是新世纪文学现象的典型个案，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单纯站在文学和审美的角度考察“80后”写作，很容易得出“只进入市场没进入文坛”、通俗、幼稚等判断，进而拒绝将它当作值得研究的对象，从而忽视了作为文化现象的“80后”写作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事实上，在一个电子媒介包围的社会，审美层面或者说仅仅围绕“文学性”的文学研究对文学活动的阐释能力本身已经是值得怀疑的事情了，对于这一点，国际文学理论学会主席、解构主义文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加州大学厄湾分校批评研究所的文学教授希利斯·米勒有更加深刻的认识。新千年伊始，米勒站在技术主义的立场借用德里达的《明信片》中的话公开宣告了“文学研究的终结”：

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①

基于此推断，米勒认为，“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是否还会逢时，或者还会不会有繁荣的时期”^②，文学理论“正在走向一种现在还不可知的新形态”，“是一种混合型的，也就是文学的、文化的、批评的理论，它是一种混合体”。^③ 米勒是一

^① [美] J. 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国荣译，《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② 同上。

^③ 周玉茹：《“我对文学的未来是有安全感的”（专访希利斯·米勒）》，刘蓓译，《文学报》2004年6月24日第2版。



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没有为文学和文学研究在新媒介时代的危机自怨自艾，而是创造性地将传统文学研究置于阐释空间更为广阔的文化研究框架下，为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研究的转型指明了方向。

本书的选题及其研究路径就是对米勒文学研究思路的实践。本研究不是以“80后”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而是以“80后”写作现象为样本，将其作为大众文化的典型个案来分析，在研究路径上，以媒介理论为立论基础和分析工具，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 如何认识文化意义上的“80后”写作现象的深层意蕴，即“80后”写作现象的整体性关照。
2. 学者们大都认为“80后”写作对现有文学秩序造成了冲击，但对具体的内容却语焉不详或隔靴搔痒，本文要回答“80后”写作对现有文学秩序到底造成了什么冲击，以及造成这种冲击的原因。
3. “80后”写作与“80后”读者的互动关系及其启示意义。

这种研究框架的目的是绕开当前“80后”研究和评价中的审美或“文学性”话语体系，走出“80后”写作现象的价值认识误区，集中探讨媒介演进与文学的互动关系。

本研究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媒介与文学发展互动的研究思路是全新的，从立论到论证，既要逻辑合理，又要有说服力，避免自说自话、以偏概全，难度可想而知。另一方面，本研究基本遵循媒介理论研究的方法路线，着重于理论分析和阐述，研究重点在于“80后”写作现象的整体性关照，而非“80后”写作的作品。因此，研究的具体作品分析非常有限。即便这样，如何挑选出能够代表“80后”写作面貌的作品也非常困难，毕竟“80后”写作的历史非常短暂，作品的历史评价还需要时间的沉淀。这些困难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影响了论题的深入，故特此说明。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第二媒介时代的来临	(1)
第一节 互联网简史	(1)
第二节 第二媒介时代的来临	(6)
第三节 第二媒介时代与中国文化变革	(17)
第二章 “80后”写作	
——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景观	(26)
第一节 “80后”写作景观	(28)
第二节 代际冲突与“80后”文学景观	(34)
第三节 个案透视：“韩白之争”	(41)
第三章 “80后”文学：概念及其意义关联	(50)
第一节 “80后”出场	(50)
第二节 “80后”文学的意义关联	(56)
第四章 “80后”文学的面孔	(66)
第一节 “80后”写作的三副面孔	(66)
第二节 “80后”的艺术观	(89)
第五章 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生产	(98)
第一节 “80后”写作：游戏的文学	(98)

第二节 成名想象空间的转型	(117)
第六章 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经典	
第一节 经典之争	(137)
第二节 经典与第一媒介时代	(147)
第三节 第二媒介时代文学经典的命运	(154)
第七章 “80后”读者与“80后”写作	
第一节 语文教育和“80后”读者	(162)
第二节 电视和“80后”读者	(170)
第三节 我的地盘我做主	(179)
第八章 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研究	
第一节 “文学性”命题：文学研究的自救	(193)
第二节 中国的文学危机与“文学性”论争	(197)
第三节 媒介演进视域中的“文学性扩张”	(200)
结语	(206)
参考文献	(211)
后记	(217)

第一章

第二媒介时代的来临

第一节 互联网简史

1962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的里克里德（J. C. R. Licklider，1915—1990）为寻找计算机除数字计算以外更好的用途，将全美领先的计算机研究所和公司组织起来，成立了包括斯坦福、伯克利等院校的研究小组，里克把这个小组戏称为“星际计算机网”（Intergalactic Computer Network）。此后不久，他给这个小组写了一个备忘录，探讨了“星际网络”的概念，并构想了一个全球互联的网络——“使任何人使用任何地方的计算机，获取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数据”^①。里克里德天才的畅想为网络时代的到来播下了种子。

1972年10月，以“星级计算机网”为核心创建的ARPANET在国际计算机通信大会上成功演示，公众第一次知道了这种全新的网络技术。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结构开放理念的支持下，各种各样的计算机网络应运而生，如MILNET、USENET、BITNET、CSNET等，网络的规模和数量发展迅速，并产生了网络之间互联的需

^① 刘瑞挺：《网络畅想家——里克里德》，《计算机教育》2004年第12期。

求。1983年11月，ARPNET正式采用TCP/IP主机协议，从技术上为网络互联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奠定了今天互联网存在和发展的基础，ARPNET也因此被称为现代互联网的雏形。1986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建成了基于TCP/IP技术的主干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网(NSFNET)，连接美国的若干超级计算中心——主要为大学和研究机构，世界上第一个现代互联网产生，NSFNET取代ARPNET成为互联网主干网。1991年，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CERN)的科学家提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开发出了万维网(World Wide Web)和极其简单的浏览软件，此后互联网开始向社会大众普及。1993年，伊利诺斯大学美国国家超级计算机应用中心的学生马克·安德里森等人开发出“马赛克浏览器”(Mosaic)，后以“Netscape Navigator”为名推向市场，大获成功，互联网开始爆炸性普及。

1992年，美国参议员、后任美国副总统的阿尔·戈尔提出“美国信息高速公路法案”。1993年9月，美国政府宣布实施一项新的高科技计划——“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NII)。“信息高速公路”旨在建立一个能提供超量信息的，由通信网络、多媒体联机数据库以及网络计算机组成的一体化高速网络，向人们提供图、文、声、像信息的快速传输服务，并实现信息资源的高度共享。紧随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之后，欧盟、加拿大、俄罗斯、日本等纷纷效仿，相继投入巨资实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一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潮在世界范围内涌动。作为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关键部分，1995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对NSFNET实行了私有化政策，使其冲破了学术界的掌管，开始商业化运行，一个全球被“一‘网’打尽”的时代开始了。

开放性是互联网的核心，“互联网绝非在一些主要大学的研究团体中偶然发生的事。它也绝非因政府需要而迫使这些团体去做的事。互联网一旦被推动，研究者们便开始为它建立一套管理它的协议。这些协议是开放的——它们被置于一个公用之处，并且无人拥有这些资源

的所有权。任何人都能自由加入创立这些公用编码的团体，并且许多人都在这么做。谷仓节节升高……就这样，建成了这个互联网”^①。虽然最初关于计算机网络的研究是出于军事目的，ARPNET 的建设也是为了解决极端战争环境下的军事通信问题，但网络技术和理念的开放性使互联网很快脱离了军事部门的垄断，逐步向科研机构、大学校园乃至全社会开放，从军用向商用转变，从美国向全球扩展。

美国联邦联网委员会（FNC）对“Internet”作了如下定义：“Internet”指的是全球信息系统——（1）它是由一个基于互联网协议（IP）或它的后续扩展/发展之上的全球地址空间逻辑地连接起来的网络；（2）它能够通过传输控制协议/互联网协议（TCP/IP）或它的扩展/发展或者其他与互联网协议兼容的协议进行通信；（3）它能够提供、应用或开发公众或是私人可以获取的、架构在此处所描述的通信以及相关基础结构之上的高级服务项目。^② 互联网设计的关键理念是将它设计成为一个通用的基础结构，一个能够展示各种技术的应用平台。这个平台以微处理器为计算机最底层核心，加上其他外部设备和相应操作系统软件。互联网的设计者不关心它的具体功能，而是将其设计为一个开放的实验室，人们可以在它上面设想各种应用并加以实践。因此，互联网是各种创新思想和技术的魔术孵化器，只要你敢想，只要你有技术能力将你的想法设计成能够联入互联网的软件或硬件，互联网就为你提供了展示平台。从最初的包文件交换到电子邮件，到 BBS，到提供各种服务的 Web 站点，从 Web 1.0 到 Web 2.0，再到 Web 3.0，互联网的潜能不断地被挖掘出来，功能越来越强大，最终，互联网成为人类社会的延伸。足不出户，人们就可以完成几乎一切人类社会运行所必需的过程——读新闻、购物、聊天、看电影、做生意

① [英] 约翰·诺顿：《互联网：从神话到现实》，朱萍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70 页。

② 贝瑞·M. 雷纳等：《互联网简史》，参见熊澄宇主编《新媒介与创新思维》，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67 页。

乃至进行艺术创作。互联网成了真正的“超级媒介”，一个似真的人类社会在新的技术环境下渐渐成型，虚拟社区——或称为赛博空间（Cyberspace）成了人类生存的镜像。

同所有创新项目的扩散过程一样，互联网的发展经历了由慢到快的发展历程。初期，由于技术的复杂性、功能的相对单一性以及个人电脑尚未普及等原因，互联网的发展非常缓慢。1969年12月，ARP-NET最初建成的时候只有4个网络节点，到1972年3月仅有23个，到1977年3月总共有111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TCP/IP协议的推广并逐步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网络协议，网络互联技术日趋成熟。1986年，基于TCP/IP协议建设的第一个现代互联网主干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网（NSFNET）连接的网络节点数猛增到56000个。^①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开始商业化，由于电脑的大规模普及、网络功能的日益完备以及功能强大且简单易用的万维网迅速发展，互联网开始爆炸式发展。1994年，还没有所谓的商业网址（Website）这回事；到1995年，仅网上以从事商业活动为目的的地址数目已达6位数之多，更不必说其他的网址了^②，这一年，100多个国家约3000万人加入了互联网，这一数字以每个月10%—15%的速度增长。^③2001年，以“blog”为关键词的搜索结果仅有7.6万个；2008年，谷歌上有38多亿条关于“blog”的搜索结果。^④2014年11月25日，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ITU）最新研究显示，全球网民已突破30亿人，而且其中2/3的网民都住在发展中国家。在手机领域，报告中估计，到2014年末，全球手机订阅用户将达到70亿人，几乎与全球人口总数相当。^⑤因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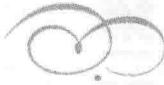
① 廖卫民、赵明：《互联网媒体与网络新闻业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② 胡泳、范海燕：《网络为王》，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③ [美]罗杰·菲得勒：《媒介形态变化》，明安香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85页。

④ 新浪科技：《谷歌重现2001年版网页搜索》，<http://tech.sina.com/i/2008-10-03/14212488747.shtml>，2014年11月20日。

⑤ 腾讯科技：《国际电信联盟：全球网民已突破30亿人》，<http://tech.qq.com/a/20141125/116517.htm>，2014年11月27日。



互联网在很短时间内就为自己确立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地位，“从开始运营到拥有 5000 万用户，报纸用了近 1000 年；广播用了 38 年；无线电视用了 13 年；有线电视用了 10 年；而互联网则仅仅用了 4 年！不仅如此，互联网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代社会的传媒形态：网络媒体从原来的边缘媒体到确立‘第四媒体’的地位用了 15 年（1985—1999）；互联网取代广播而排名第三只用了 6 年（1999—2004）；互联网取代报纸而排名第二估计只需 15 年（2005—2020）”^①。

中国是国际互联网俱乐部的第 71 个成员。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国开始建设计算机信息网络；1993 年 3 月 2 日，从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联入美国能源网的第一条互联网专线正式开通；1994 年 4 月，由中科院（中关村地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校园网组成的 NCFC 网通过高速光缆和路由器实现主干网的连接，并开通与互联网的专线联结，将我国的最高网络域名确定为“.CN”，这标志着我国正式加入国际互联网的行列中。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全球的信息化潮流，为了不在这场竞争中失败，与其他国家同步启动了自己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历程^②。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 CHINADDN（公用数字数据网）、CHINAPAC（公用分组交换数据网）、金桥工程（为金字号工程服务的网络工程）以及 CHINANET（公用计算机互联网）等功能不同的国家级信息网络工程的建成，中国信息社会的主体网络建设成型。1995 年，我国正式开通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向公众提供互联网服务。

互联网进入中国时，正是中国市场经济建设初期，信息基础设施

① 刘连喜：《新媒体论——CCTV.com 的第一个十年》，2007 年 1 月 11 日。<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77046/77047/5272425.html>, 2014 年 11 月 20 日。

② 1993 年 3 月 12 日，朱镕基同志主持会议，部署建设国家公用信息通信网，即“金桥”工程；1993 年 6 月 1 日，江泽民同志视察人民银行沙河卫星清算中心时，提出了建设“金卡”工程的设想。1993 年 12 月 10 日，国务院决定成立以邹家华同志任主席、胡启立为同志为副主席的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以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的进程。张恒昌：《迎接新一轮世界信息革命的挑战——信息高速公路纵横谈》，《甘肃社会科学》1994 年第 6 期。

的落后，物质生活水平的贫乏，以及面对新事物惯有的保守心理，使人们对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十分悲观：“今天就谈网络应用还为时过早，人的素质、经济因素还达不到，也就谈不上大的宏伟计划”^①。即使是持乐观态度的人，对互联网在中国发展速度的估计也十分谨慎：“按保守的估计，到 2000 年，我国教育和科研领域会有 5000 台以上的节点机连入 Internet，用户将在 50 万户以上，在政府和商业领域……到 2000 年至少也会有上千个节点。”^② 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网络技术的日益“傻瓜化”，为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发展速度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互联网发展状况调查数据显示，1997 年，我国上网计算机 29.9 万台，用户 62 万；1999 年，上网计算机达到 350 万台，用户达到 890 万；2014 年 6 月，中国网民数量达到 6.32 亿，规模居世界第一位，普及率达到 46.9%。^③

第二节 第二媒介时代的来临

20 世纪，互联网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革命，被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杂志称为“虚拟世界第一位重要哲学家”的曼纽尔·卡斯特在《千年终结》中写道：“不管我们度量时间的方式如何，这的确是一个变动的时刻。在 20 世纪后四分之一期间，一场以信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改变了我们思考、生产、消费、贸易、管理、沟通、

^① 胡泳、范海燕：《网络为王》，海南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21 页。

^② 同上书，第 429 页。

^③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一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1997 年 10 月）》《第五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0 年 1 月）》《第 2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0 年 1 月）》《第 3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4 年 7 月），http://search.cnnic.cn/cnnic_search/showResult.jsp，2014 年 11 月 20 日。

生活、死亡、战争以及做爱的方式。”^①

今天，互联网已经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互联网将全世界一网打尽，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高速公路给人类带来无限的遐想和惊喜。对经济而言，互联网让人类从工业经济时代大踏步迈向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时代。对社会而言，互联网将“地球村”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一个全新的虚拟社会正在赛博空间蓬勃发展。在文化领域，互联网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卡斯特继续说道：

一个真实虚拟的文化，围绕着相互影响日益加强的视听宇宙被建构起来，渗透到每一处精神表征和沟通传播中，以电子超文本整合文化的丰富性。……对抗信息化与全球化逻辑的社会的表达，围绕着原初的认同而建构起来，形成以上帝、地域、种族或家庭之名而建立起来的防御性社区。在此同时，要建立父权家长制和民族国家等如此位高权重的社会制度将会在信息和财富的全球化以及认同与合法性的地方化相互结合形成的压力之下引起质疑。^②

那么，“千年终结”后，我们面临的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一 互联网和第二媒介时代

美国著名的政论家、专栏作家、学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很早就意识到了大众传播媒介建构主体的巨大潜力，并详细说明了这个建构的过程：

每个人的行为依据都不是直接而确凿的知识，而是他自己制

^① [美] 曼纽尔·卡斯特：《千年终结》，夏铸九、黄慧琦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② 同上书，第4页。

作的或者别人给他的图像。……这种对世界的想象方式，决定着人们在任何特定时刻将要作出的行为。它并不决定人们的成功与否。它决定着人们的努力、人们的情感、人们的希望，而不是它们的实现和结果。^①

他人脑海中的图像——关于自身、关于别人、关于他们的需求、意图和人际关系的图像，就是他们的舆论。这些对人类群体或以群体名义行事的个人产生着影响的图像，就是大写的舆论。^②

在李普曼看来，大众传播媒介的内容营造了介于我们和真实环境之间的“拟态环境”，人们根据“拟态环境”刺激下形成的世界观对真实环境作出反应，完成主体建构，他并没有认识到媒介本身的威力。

1964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加拿大教书匠出版了《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震惊了西方思想界。凭借此书，作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一举奠定了20世纪最重要的媒介思想家的地位，《纽约先驱论坛报》把他誉为“继牛顿、达尔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巴甫洛夫之后的最重要的思想家……”“电子时代的代言人，革命思想的先知”。90年代初，鼎鼎大名的《在线》杂志从创刊号起，在报头上把麦克卢汉供奉为“先师圣人”。

在《理解媒介》一书中，麦克卢汉不仅首创了“媒介”这一术语，而且提出了“地球村”“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的延伸”“冷媒介/热媒介”等振聋发聩的观点，在西方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冲击波。麦克卢汉用媒介的演进来阐释人类社会的发展，他认为，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媒介内容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媒介本身。媒介形态的变化改变了人类的感知模式，重组了人际关系，推翻了既成的政治秩序和美学秩序，并最终导致人类社会形态的改变：

^① [美] 沃尔特·李普曼：《公共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1页。

^② 同上书，第23页。